

福建地方戏曲叢書



(劇本)

商 賈 教 書

福建人民出版社

福建地方戲曲叢書

商輅教書

(莆仙戲)

林金標整理

福建人民出版社

171

4

商 輅 教 書

林 金 標 整 理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河东路得貴巷18号)

福建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01号

福州第六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福建分店發行

*

开本787×1092 1/36 印張 1 1/6 字数 25,000

1958年1月第1版 195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20

統一书号: T10104·121

定 价: (7) 0.13 元

內 容 簡 介

丞相商輅，告老還鄉，見鄉間一小兒天真可愛，就隱姓埋名，教小兒課讀。小兒父漁舟，原聘有二教書先生，皆胸無點墨、妄自尊大之徒，在商輅面前賣弄才學，盛氣凌人，鬧得笑話百出。後知商輅為告老太師，方羞愧無比，自慚形穢。這個戲深刻地揭露了自高自大者的丑態，語言精煉，劇情生動，是莆仙戲的優秀傳統劇目。

人 物：商輅 告老回鄉的文淵閣大學士，七十多歲。

商基 商輅的老仆。

張漁舟 六十歲。

書童 十三歲。

張啓賢 張漁舟的儿子，八歲。

秀才 四十餘歲。

舉人 四十八歲。

盧耀曾 新科進士，廿五歲。

第一場

〔野外，山明水秀。商基從林間上，略覽風光，見日已向西介，四轉身，

喚商輅上。

商基：相爺呀，日已過午了，回去吧！

商輅：哼！（唱八仙甘州）

六十年間事早朝，

匡時手把鹽梅調。

今日退休返初服，

閑尋山水侶漁樵。

〔輅稍顛，基扶。〕

商基：仔細，仔細！

商輅：无妨，无妨。

商基：爺呀，你既已告老回鄉，就該在府中安享安享，为什么还要爬山越嶺，自討苦吃？

商輅：你懂什么？想我商輅，自連中三元，入閣拜相，已有六十載之間。現我須髮斑白，來日无多，飽覽故鄉名勝，正是自娛晚景。

商基：咳！我此刻前腿会走，后腿却不肯跟上呀！

內声：不肯跟上呀！（空谷回音）

商輅：喲！（接唱）

空谷傳音境愈靜， 行行不覺入林深。（鳥声）
鳥語樹頭如喚客， 泉声澗底似鳴琴。

商基：爺呀，現在要渡過小澗。

商輅：咦，走錯了路嗎？

商基：沒有走錯，打这里回去，离城比較近。現天色不早，或許赶不及到府，也好在城里投宿。

商輅：說得有理。（下視）喲！怎样渡得過去？

商基：待老奴慢慢扶你過了石磴。

商輅：那么，你要小心小心！

商基：无妨，无妨。

〔扶輅蹣跚過石磴又上山坡介。〕

商輅：（唱迎門扇）

如此風光看不盡， 力難濟勝可奈何？

商基：咳，老奴說要帶轎啦，你不知老，自告奮勇，一定要步行！

商輅：游山玩水，要是坐着轎子，便得不到游玩的真趣。商基，咱們歇一會兒再走吧！

商基：現在太陽快下山了，咱們趕緊前去借宿，不然，難道睡在這裡不成！

商輅：喲！（唱八仙甘州韻段）

西山明晚照，歸鴉墜影， 越堪欣賞越心焦。

商基：（接唱）半盞新月， 已掛樹梢。

須覓人家， 借宿一宵。

內聲：（唸）“詩云：于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

商輅：喲！何處來得讀書聲？

商基：爺吓！山下就是張家庄，這讀書聲應該是那里來的。現在亦趕不及到城，不免下嶺去借宿吧！

商輅：好！（唱前曲）

風里書聲吹到耳。 看來庄舍尚非遙。（下山坡介）

一道斜坡歷級下， 忘攜竹杖但撻腰。（二道幕落）

商基：現在你也喘不過氣來了，你坐着休息一下，待老奴去喊門。

商輅：啊！（下）

商基：（圓場看介）我不免就向这座大厦來敲門。（敲門介）朋友吓，借宿啦！

〔書童上。〕

書童：誰呀？

商基：叔叔，借宿啦！

書童：不开，不开，別处去借！

商基：叔叔啊！（童不理睬）人說鳥暗投林，人暗投宿，你不答应，誰答应呢？

書童：你为什么叫我叔叔？

商基：称呼你叔叔那里有錯？

書童：我这小孩子，你喊我叔叔，日后長大了，人家会喊我叔公呢！

商基：哦！我錯，我錯，是賢弟、賢弟开门！

書童：这样才对。（开而又閉）

商基：（假喊痛）噯哟！我的脚啦！門板夾着了！

書童：（急开门看）騙人的，那里夾着？

商基：你为什么开了又閉上？

書童：你須髮白斑斑象土地公一样，还要叫我賢弟！

商基：那末，要怎样称呼，你才高兴？

書童：要叫我阿毡！（注：阿毡，即阿囡，对小孩的昵称）

商基：好，好，阿毡呀，阿毡呀，煩你告訴主人，說有兩個老头儿，要借宿一宵。

書童：等一等，我問員外答应不答应。（下）

〔商輅上。〕

商輅：商基，你去借宿，答应了嗎？

商基：应该会答应的。

〔書童上。〕

書童：叔公呀，我員外有請。

商輅：勞煩引進。

書童：打這路來、打這路來。

〔同場，二道幕啓，漁舟在灯下課子。〕

書童：員外，借宿的那兩位叔公來了。（下）

商輅：員外請。

漁舟：請了，請問叔公，仙鄉何處？高姓大名？

商基：員外呀，這就是我老……

商輅：商基，一邊去吧！（對漁舟）愚老乃本郡人氏，姓商名車各。

漁舟：（看介）叔公你年紀如此老迈，又是讀書人的樣子，為什麼黑夜赶路？

商輅：是是，員外！（唱山查子）

因舌耕鄰邑，別館初歸。

錯了宿頭，急景落西暉。

偶經貴府，望門投止，幸借一枝棲。

漁舟：哦！原來是教書先生。

商基：是是，是老生呀！

啓賢：爸爸，爸爸，你請的那兩個老師，象老虎一樣兇，每天不是打，就是罵，你說要再請一位愛惜孩子的老師來教我，我看這位便好，倒不如留着，把那兩隻老虎趕掉吧！

漁舟：（笑）嘿嘿，湊巧極了！

啓賢：（拉轎手）喂，老老的老師啊！

商輅：啊！啊！

啓賢：老師呀，你就在我家好嗎？

商輅：孩子倒也可愛，這話是那里說起？

漁舟：老先生：（唱）

為愚老薄有家資， 晚年膝下僅此子。
望他將來成大器， 擬要延聘三等教師。

商輅：那樣的三等教師？

漁舟：（唱）

童生，舉人和秀才， 不惜金錢都聘來。

商輅：現在已請過幾位？

漁舟：舉人，秀才已請過了，快到一年，現在還差一個童生，正苦沒有人肯來，老先生今夜到此，很是湊巧，最好留在寒舍教讀小兒，束修當然要厚送。

商輅：（背唱）

他原來異想天開， 要我商輅教他小孩。

（白）想我雖然官居相位，歷不盡天下事，只是教書的老師，還未曾當過，好吧！率性來干一下。（商基暗示不

要接受)

啓賢：老师呀，老老的老师呀，請你就在这里教我讀書，好不好？

商輅：好啦，好啦！我現在出一个“对”，看你对得來，对不來。

漁舟：很好，啓賢儿，可向老先生領教。

啓賢：老师呀，我才學習兩個字的，你要是出好几个字的，我就对不來。

商輅：好好，我就出兩個字的：“相爺”，你对。

啓賢：“相爺”，（想）老师呀，什么叫做“相爺”？圓的或是扁的？

商輅：嘿嘿！不圓，不扁，是个宰相老爺。

漁舟：是的，做官做宰相，皇帝老子以外就是他了，你用功來对，用功來对。

啓賢：哦！相爺便是宰相老爺，（想）喂，老师，我对“君子”那是皇帝的儿子，可以么？

商輅：喲，对“君子”是可以的，为什么你說是皇帝的儿子？

漁舟：是呀，啓賢我儿，你解釋錯了沒有？

啓賢：今天我唸的書，剛好里面有一段：“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老师一字一字地解釋，他說“君”是皇帝，“子”是儿子，那末，“君子”連起來豈不是皇帝的儿子么？

商輅：哦！是老师这样教你的！？

啓賢：是呀！

商輅：嘿嘿……

漁舟：請老先生進內用點心，慢慢再談。

啓賢：（拉轎手）老師走吧！

商輅：哈哈！（漁、賢下）

商基：爺呀！你真的要留在这里教書？

商輅：游山玩水太辛苦了，还是嚐一嚐當老師的趣味——商基，你明早可先回府，無事不必前來——哈哈！（下）

第 二 場

〔秀才在書亭，手拿詩稿，搖頭朗誦。舉人在徘徊閒步，幕徐徐啓，舉人傾
听吟詩介。〕

秀才：（唸）

貓捕鼠兮天地翻， 一場好夢兮打斷，
恨兮恨兮睡難眠， 帳轉牙床驢打滾。（再細心
看，笑）嘿嘿！

舉人：秀才仔呀！（注：仔，即兒子的意思。）

秀才：噯！舉人公呀，你叫我“秀才仔”怎講？

舉人：舉人叫公，秀才就叫“仔”。

秀才：那麼，董生呢？你还叫他孫兒？

舉人：閑話休提，剛才你唸的詩句，是那里抄來的？

秀才：你問這首詩么？（唱賀新郎）

因昨夜睡不成，偶占一首，

正要請教老先生。（出稿遞舉）

舉人：哦！原來是你自己做的。

秀才：嘿，你平時還瞧不起我！

舉人：（看詩）驢打滾，可惡，可惡！

秀才：啊！（不解地）

舉人：（接唱）

見這詩詞吐露，原來東家真可惡。

胆敢侮辱斯文，何不與我早告訴。

秀才：（仍不解地）舉人公呀，你看了詩，為什麼任管生氣？

舉人：咳，你還來問我么？東翁把驢子關在你房里，這豈非侮辱斯文，叫我怎不替你抱不平呢！

秀才：有這事嗎？（着急介）嚶嚶！（欲入）

舉人：你要去那里？

秀才：等下來說，等下來說。（入）

舉人：喂！話還沒有說完，他為什麼生氣走了？

秀才：（上，搖頭埋怨地）舉人公呀，你為什麼開我的玩笑？

舉人：（不解地）你你你說什麼？我真莫名其妙。

秀才：（接唱）你說員外伊，把我來輕視，

驢系無處去，關在我房里。

害我三步做兩步，怒髮沖冠氣半死！

推門看一下，全無這“大致”（注：大致，即事

情)

明明是你戲弄我，叫人怎會不生氣，怎會不生氣！

舉人：噯呀！原來無有這事！我看你詩中所說，還替你抱不平呢！

秀才：你難道是龍眼粒（注：即桂圓核）的眼睛，我詩里何曾有這麼說？

舉人：你的詩最后一句不是說：“輾轉牙床驢打滾”么？不然，你到底怎麼說的？

秀才：算了吧！好好一句詩，你解釋到那里去，舉人給你中，真是冤枉！

舉人：嘿，不要生氣，不要生氣，就算是我誤會了，現在請你自己解釋解釋！

秀才：好，你听。頭兩句“貓捕鼠兮天地翻，一場好夢兮打斷”，是不是？

舉人：是什麼？

秀才：是我昨夜剛在夢中，中了舉人簪花，忽地一只貓兒，在屋頂追老鼠，追的天地都鬧翻了，害我簪花還沒有做完，就給吵醒了。

舉人：咳，那貓兒可惡極矣！

秀才：接着兩句：“恨兮恨兮睡難眠，輾轉牙床驢打滾。”

舉人：喂，我所以替你抱不平，就在這裡，就在這裡。

秀才：咳，這就是說，我的好夢給吵醒了，氣得要命，想要再

睡下去，怎奈翻來復去，总是睡不着覺。真如驢子打滾似的。詩貴引喻，才得恰到好处哉！

举人：噢噢，原來是这个意思！

秀才：你看恰当不恰当？

举人：恰当，恰当！（接唱）

原來你詩， 这般出奇，
是我誤会， 請勿生气。

秀才：（得意地）豈敢，豈敢！

举人：（訕笑地）但是呀……

秀才：什么？举人公呀，这詩还有那一句不夠尽致的地方嗎？

举人：詩是做的不錯，只嫌“驢打滾”那个“打”字不騷雅，而且全首有兩個“打”字。

秀才：啊！（忙向桌上取詩稿再看）对对对，举人公呀，現在請你替我推敲，推敲！

举人：要我替你斟酌么？我看那个“驢打滾”的“打”字还是換上“起”字，既切合而又工整。

秀才：何以見得，請你解釋一下。

举人：（指秀）你这驢……

秀才：喂喂，你怎么說呢！

举人：这不过是打比喻的，你自己不是这样比嗎？

秀才：好，就算这样吧！

举人：你这驢，原來是靜靜地睡着的，不过是被貓儿吵醒了，才至于打滾睡不下去。那么，改为“輾轉牙床驢起床”

多好！

秀才：噯，講得通，講得對，我改，我改，你真是我的一字之師！

舉人：嘿嘿！秀才呀，你與我切磋琢磨，下科你去考舉人，總有希望的呀！

秀才：呵！你說考舉人么？

舉人：（點點頭）

秀才：說起考舉人，我便怒上心來。

舉人：咦！說起考舉人，你為什麼生氣？要是考中了，那“勵賢租”也多吃幾十畝。

秀才：哼！你知道什麼？（接唱）

舉人公， 聽我講，

說起考舉人， 實在大“沖狂”，（注：即怒氣）

我文章珠璣滿卷， 主考嫌不通。

是他瞎眼睛， 把我來冤枉。

舉人：你現在不必生氣，下科去考，要是拜我為師，包管你中。

秀才：拜你為師是可以的，你有什么法子，包管我中？

舉人：省城名士多着呢，你去考的時候，就僱一位來替你完卷。

秀才：不要說吧，能夠這樣，都給人家搞着了。

舉人：嘿，我要你從師，秘訣就在這裡。

秀才：哦！從師，從師！請教！請教！

举人：听吾道来。（接唱）

要“龍卷”，（注：即僱人完卷）要“龍卷”須用本，
內外賄路， 打算“灌水”。

秀才：什么叫“灌水”？我不懂。

举人：（接唱）僱人做文章， 底稿用蠟卷，
放下水管內， 流進水缸瞞神鬼。

秀才：这样說，咱要硬在水缸边等着，不然，別人拿了去，豈
不半夜踏水踏落溝！

举人：（續唱）这汝不必“畏”（注：即顧慮），時間須約对，
吩咐水夫去伺候， 船撐一入港，
自然替你轉。

秀才：撐船進口，就算打得通，那考題怎样会得出口咧？

举人：这还要你担心！古語說：“有錢会使鬼推磨”，那替你
完卷的，他会办得妥妥貼貼，連那蜜蜂、鴿子，都能夠
做“送題使者”，你怕什么？

秀才：（旁白）噯呀！这么說來，他或許就是“灌水”举人！

举人：你又在想什么？

秀才：沒有，沒有，我是想这个法子很巧妙，实在要拜师，拜
师！（旁白作揖）

〔書童上，笑。

書童：哈哈！

秀才：書童！

書童：嘻嘻！